



MISBEHAVING

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

“错误”的行为

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，
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

[美] 理查德·泰勒 (Richard H. Thaler) 著
王晋 译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CITICPRESS

MISBEHAVING

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

“错误”的行为

行为经济学关于世界的思考，
从个人到商业和社会

[美] 理查德·泰勒 (Richard H. Thaler) 著

王晋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错误”的行为 / (美) 泰勒著; 王晋译. —北京:
中信出版社, 2016.3

书名原文: Misbehaving

ISBN 978-7-5086-5617-5

I. ①错… II. ①泰… ②王… III. ①行为经济学—
普及读物 IV. ①F069.9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54748 号

Misbehaving by Richard H. Thaler

Copyright © 2015 by Richard H. Thaler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“错误”的行为

著 者: [美] 理查德·泰勒

译 者: 王 晋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版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京权图字: 01-2015-8278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5617-5 / F · 3519

定 价: 69.00 元

印 张: 25.75 字 数: 280 千字

印 次: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本书献给

给了我一年思考时间的维克托·富克斯（Victor Fuchs），
支持我的疯狂想法的埃里克·万纳（Eric Wanner）和罗素·赛奇基金会，
以及很早就涉足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科林·卡默勒（Colin Camerer）
和乔治·勒文施泰因（George Loewenstein）。

政治经济学的基础，或者从更广义的层面来说，每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显然都是心理学。有朝一日，我们肯定能从心理学原理推导出社会科学的规律。

—— 维尔弗雷多·帕累托
(Vilfredo Pareto)，1906年

在阅读本书之前，我先讲两则故事，分别是关于我的良师益友阿莫斯·特沃斯基（Amos Tversky）和丹尼尔·卡尼曼（Daniel Kahneman）的，希望读者可以从中领会本书的大致内容。

特沃斯基的故事

即使是记不住几分钟前把钥匙放在哪里的人，生活中也会有很多难忘的时刻。其中有些事情是众所周知的，假如你和我的年纪差不多，那么约翰·肯尼迪（John F. Kennedy）遇刺可以算是一件（当时你可能是大一新生，正在学校的体育馆里打篮球）。对于凡是能够阅读本书的人来说，2001年的“9·11”恐怖袭击事件则是另外一个例子 [当时你可能刚刚起床，正在收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（NPR）的报道，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]。

还有一些永远存留在记忆中的事情则与个人有关，比如婚礼或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。对我而言，丹尼尔·卡尼曼给我打过的一个电话可谓终生难忘。虽然我们俩常常通电话，但对通话内容我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印象

了，唯独这一次令我记忆犹新。那是1996年年初，卡尼曼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的朋友和搭档阿莫斯·特沃斯基已到了癌症晚期，大约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了。当时我脑中一片空白，不得不把电话递给我的妻子，好平复一下自己的悲痛心情。不管是听到哪位好友即将离世的消息，我都会感到很震惊，但阿莫斯·特沃斯基绝不应该59岁就奔赴黄泉啊。他的桌子上只有并排摆放的一支笔，一个本子；他的论文和演讲精确得当，无懈可击；他绝不会就此离我们而去。

特沃斯基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，直到自己无法再到办公室工作。在此之前，只有几个人知道实情，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好友。除了我们的爱人，特沃斯基不让我们把他患病的消息告诉其他任何人，所以在那5个月里，我们常常只能彼此安慰，将这一可怕的消息深藏心底。

特沃斯基不想公开自己的健康状况，原因是不想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只做一个行将就木的人，他还有工作要完成。作为研究判断和决策行为的先行者，他和卡尼曼决定编辑一本专著，将他们俩与其他心理学家的论文汇集成册，命名为“选择、价值以及框架”（*Choices, Values, and Frames*）。特沃斯基想做自己喜欢的事：完成工作，陪伴家人，看篮球比赛。在这段时间里，特沃斯基不希望别人看望他，但与工作有关的来访除外。所以，在他去世的6个星期前，我以要完成一篇我们合著的论文这一牵强的理由拜访了他。我们研究了一会儿论文，又一起看了一场NBA（美国职业篮球联盟）季后赛。

特沃斯基几乎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得十分睿智，在对待疾病方面也是如此。^①他咨询了斯坦福大学的多位专家，在得知病情的发展和结果

① 特沃斯基在世时，心理学家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，说特沃斯基发明了一个只有一道题的智力测试：你越早意识到他比你聪明，你就越聪明。

后，他认为与其让毫无意义的治疗毁掉自己最后的时光，充其量只换来额外几个星期的生命，莫不如顺其自然。特沃斯基像往日一样睿智，他向他的肿瘤医师解释说，癌症并不是零和博弈。“对肿瘤不利的，对我也未必有益。”有一天，我打电话给特沃斯基，询问他的身体状况。他说：“说起来很有意思。得流感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难受得要死，但是真正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却感觉良好。”

特沃斯基于1996年6月去世，葬礼在他所居住的加州帕洛阿尔托举行。特沃斯基的儿子奥伦（Oren）在葬礼上读了特沃斯基去世前几天写给他的几句话：

我发现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光，我们一直在谈论各种奇闻和故事，希望别人记住，至少是短暂地记住。我认为犹太教一直有个传统，即历史和智慧是通过奇闻逸事、有趣的故事，以及恰当的玩笑，而非讲课和历史书流传下来的。

在葬礼结束后的七日服丧期中，特沃斯基的家人在家里举办了一个传统的吊唁活动。那是一个周日下午，因为不想错过一场NBA季后赛的比赛结果，我们几个人在吊唁期间跑到了有电视机的房间。我们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特沃斯基的儿子塔尔（Tal）主动说：“如果我的父亲还在，他肯定会赞成你们观看球赛，而把葬礼吊唁录下来。”

自1977年和特沃斯基相识以来，我坚持用一种方法来检验自己所写的每一篇论文，即：“特沃斯基会同意这篇论文发表吗？”我的朋友埃里克·约翰逊（Eric Johnson）——后文中会提到此人——可以证明，我们合写的一篇论文在期刊同意刊载后三年才得以发表。当时，期刊的编辑、评审人和埃里克都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，但特沃斯基却因为其中一个

观点而迟迟未表态。我不断地修改论文，可怜的埃里克的履历上若没有这篇论文则可能妨碍他的晋升。幸运的是，埃里克还写了其他几篇出色的论文，所以没有受到我的拖累，并且成功拿到了大学的终身教职。最后，特沃斯基终于认可了这篇论文。

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认真践行了特沃斯基写给奥伦的话。本书读起来似乎并非出自经济学教授之手，它不是一本专著，重点也不在于要辩驳什么观点。当然，书中会涉及专业研究，可也不乏逸事，甚至还有好玩的故事，以及奇怪的笑话。

卡尼曼的故事

2001年年初，有一天我去丹尼尔·卡尼曼在伯克利的家里做客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坐在他家客厅闲聊。突然，卡尼曼想起来要给罗杰·洛温斯坦（Roger Lowenstein）打电话。罗杰是一位记者，著有《赌金者》（*When Genius Failed*）等畅销书，当时他正为《纽约时报杂志》（*New York Times magazine*）写一篇关于我的文章。他很自然地想要和我的老朋友卡尼曼聊一聊。当时我真是进退两难，是离开房间，还是听一下他们的谈话呢？卡尼曼对我说：“留下来听听吧，会很有意思的。”

采访开始了，聆听朋友讲述你的过去没什么可激动的，而听别人表扬你又总是觉得很尴尬。我随便拿起一本书读了起来，注意力也随之转移，直到我听到卡尼曼说：“哦，泰勒最大的优点或者说他的与众不同之处，就是他很懒。”

什么？真的吗？我从不否认自己很懒，但卡尼曼真的认为懒惰是我最大的优点吗？我朝卡尼曼又是摆手，又是摇头，但他并没有停下来，而

是极力夸赞我懒惰的好处。时至今日，卡尼曼仍然认为那是对我的高度赞许。他说，懒惰可以说明我所研究的问题具有非比寻常的吸引力，足以让我克服逃避工作的潜在倾向。唯有卡尼曼可以把我的懒惰说成是一个优点。

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一点，所以在阅读本书前，一定要牢记这本书是由一个懒人所著。因此，我只会将有趣的内容，至少是我认为有趣的内容写在这本书中，这一点卡尼曼可以做证。

引 言 / IX

第一部分

行为经济学的发轫：

1970~1978 年

第 1 章 经济人与非理性的人 / 003

第 2 章 机会成本和禀赋效应 / 013

第 3 章 非理性行为清单 / 023

第 4 章 前景理论和价值函数 / 029

第 5 章 加州圆梦之旅 / 041

第 6 章 行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/ 051

第二部分

心理账户：

1979~1985 年

第 7 章 这笔交易到底值不值？ / 067

第 8 章 沉没成本 / 075

第 9 章 漏水的桶与财务预算 / 087

第 10 章 扑克牌桌边的怪诞行为 / 093

第三部分 **自我控制：
1975~1988年**

第11章 意志力和延迟消费 / 101

第12章 计划者与行动者 / 115

插曲

第13章 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行为 / 131

第四部分 **我与卡尼曼合作的时光：
1984~1985年**

第14章 怎样才算公平？ / 143

第15章 关于公平的博弈实验 / 157

第16章 从代币实验到马克杯实验 / 165

第五部分 **埋首于经济学研究的日子：
1986~1994年**

第17章 理性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的辩论 / 177

第18章 股市、赛马与反常现象 / 189

第19章 打造一个行为经济学家的明星团队 / 197

第20章 狭窄框架与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时间 / 207

第六部分 **金融市场：
1983~2003 年**

- 第 21 章 选美竞赛和股票投资 / 227
- 第 22 章 股市反应过度了吗? / 239
- 第 23 章 价值股比成长股的风险更大? / 249
- 第 24 章 价格并不都是合理的 / 255
- 第 25 章 动物精神和封闭式基金折价之谜 / 263
- 第 26 章 果蝇、冰山和负股价 / 271

第七部分 **助推计划：
1995 年至今**

- 第 27 章 当法律遇上行为经济学 / 283
- 第 28 章 挑选办公室的风波 / 299
- 第 29 章 球队选秀与贝克尔猜想 / 307
- 第 30 章 有奖竞猜类节目你该怎么玩? / 327

第八部分 **让世界变得更美好：
2004 年至今**

- 第 31 章 “为明天多储蓄”计划 / 341
- 第 32 章 自由家长主义与助推策略 / 357
- 第 33 章 助推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/ 365

结 语 / 383
致 谢 / 395

MISBEHAVING

第一部分

行为经济学的发轫：1970~1978 年

第 1 章

经济人与非理性的人

我刚当老师的时候教过微观经济学这门课，当时班上的学生对我都很不满，原因其实并不在于我上课所讲的内容，而是一次期中考试。

我设计了一次考试，意在将班上的同学分为三个组：第一组是熟练掌握了这门课程的优等生；第二组是掌握了基本概念的中等生；第三组是没有理解课程内容的后进生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考试中必须设计一些只有优等生才能答对的问题，也就是说考试会很难。结果，考试分数的差异很大，我的目的达到了，但是学生们却很愤怒，因为总分为 100 分的考试，全班的平均分却只有 72 分。

学生的反应其实很奇怪，因为他们最终的考试成绩是以 A、B、C、D 划分的，学校一般会将平均分作为等级 B 或 B+ 的划分依据，所以具体的平均分分值对他们的成绩其实没有任何影响，得到 C 以下等级的学生仅占极少数。之前，我已经想到了平均分较低可能会引起混乱的情况，所以我提前说明了考试分值对应的具体等级。80 分以上会得到 A 或 A-；65 分以上、80 分以下是 B，只有低于 50 分才可能达不到 C。所以，最终的成绩分布与一般考试没有什么差异，但我的解释并没有明显改善学生们的情绪。他们还是很讨厌我的考试，对我也没什么好感。作为一名希望保住饭

碗的年轻教授，我决定改变这种情况，但又不想降低考试的难度，我该怎么办呢？

后来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。在接下来的那次考试中，我把考试总分从 100 分提高至 137 分。其实，这次考试比以往略难，学生一般只能答对其中 70% 的问题，但平均分却能达到 96 分。学生们十分开心！这一变化并没有改变他们的成绩等级，但每个人都很高兴。从那时起，每当教授这门课时，我都会把总分定为 137 分，我选择这一分数的原因有两个：第一，考试平均分会达到 90 分以上，有些学生的分数甚至会超过 100 分，这让他们欣喜若狂。第二，心算和 137 相关的除法不是很容易，大多数学生不会费事地将自己的分数转化为百分制下的相应分值。为了防止别人说我欺骗学生，我总是在课程大纲中用粗体字注明：“这门考试的总分为 137 分，而非平常的 100 分。这种打分方式不会影响最后的成绩等级，而且会让你更高兴。”事实上，做了这种改变后，再也没有学生抱怨我的考试难了。

在经济学家看来，我的那些学生的行为似乎“很不正常”，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与理想的行为模型并不一致，而这些模型正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。对经济学家而言，与总分为 100 分时得到 72 分相比，在总分为 137 分时得到 96 分（相当于百分制下的 70 分）不会更令人高兴，但我的学生们却恰恰相反。我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事实，才得以顺利推行我的考试，同时还能保证学生不抱怨。

从我读研究生时算起，40 多年过去了，我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各种各样类似的故事，其中的主人公的行为总是与经济学模型所假设的“理性经济人”大相径庭。我当然不是说问题出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是人，用生物学术语说，我们都是智人。问题其实出在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上，他们